

## 韩朝历史风云系列之二

为刺杀金日成而集训的敢死队员被韩国抛弃

## 实尾岛暴动：血拼的悲剧

朝鲜敢死队奔袭青瓦台  
刺杀朴正熙

青瓦台原名“景武台”，作为韩国总统府所在地，这里曾是朝鲜李氏王朝“紫禁城”景福宫的后园，一度为举行科举的考场和练武场。1960年，韩国首位总统李承晚下台后，新总统尹潽善觉得“景武台”有崇尚武力之嫌，于是给这群白墙蓝瓦的建筑起名为“青瓦台”，因其屋顶覆盖有数十万片精心烧制的蓝色瓦片。

1968年初，正当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不可开交时，一场针对韩国总统朴正熙的刺杀行动上演了。

1月21日，朝鲜31名特战敢死队员全副武装潜入韩国首都北岳山路。当晚10时左右，青瓦台附近6名“士兵”引起了当地巡警的注意。这些“士兵”虽然身着韩国野战部队军服，但其走路姿势和不时宜的黑色运动鞋引起了警察的怀疑——韩国军队没有配发过此类鞋子。

出于警觉，韩国巡警上前盘问。就在这时，对方抽出冲锋枪开火，并投掷手榴弹。枪声引得大队韩国军警赶来，经过激战，朝鲜敢死队员5人被杀，1人受重伤被活捉，后自杀身亡。

另一种说法是，就在北岳山路附近，朝鲜敢死队不巧遇上了下班路过的韩国钟路警察署署长。署长曾在野战部队服役，通过肩章，他判定自己遇到的是驻守前线的部队，按规定驻守前线的士兵无故不得擅自来到首都。正当署长欲上前盘问时，双方火并。

枪战后，韩国出动万余军警，在首都大肆展开搜捕行动。据韩国媒体称：在31名朝鲜袭击者中，除了金新朝被生擒之外，能够确认的尸体只有27具，其余3人下落不明。韩国方面，68人死伤。

原来，陷入重围时，朝鲜敢死队员金新朝正要拉响手雷，和韩国士兵同归于尽。这时，一位韩国士兵眼疾手快，迅速夺下手雷，并将其俘获。据后来成为韩国基督教牧师的金新朝供认：他们一行31人，隶属于朝鲜“第124部队”，此行的主要目标是“砍下（韩国总统）朴正熙的头”。敢死队计划分为6组，同时袭击韩国总统府、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等目标，并对一所关押朝鲜特工的监狱进行突击营救。负责袭击青瓦台的朝鲜敢死队分队被发现时，他们距目标韩国总统府直线距离只有百米左右。金新朝还交代：他们进入韩国首都之后，靠街道摸到了青瓦台。为此，青瓦台一度从韩国首都街道图上消失，连青瓦台的路标牌也全部取消。

后来，韩国当局又通过朝鲜广播得知，有一名参与袭击青瓦台的朝鲜敢死队员居然安全逃回朝鲜，并且成了朝鲜的大英雄，他就是日后出任朝鲜人民武力部副部长的朴载庆。当时盛传朴载庆突围时腹部中弹，他将流出体外的肠子塞回腹腔，以手压住伤口，翻山越岭逃回朝鲜。

作为远东最后一块“冷战活化石”，朝鲜半岛尽管在1953年实现停火，朝韩“暗战”却一直进行着。在你死我活的军事对峙中，双方多次互派谍报人员，从事情报搜集、暗杀破坏等任务。直捣黄龙、欲置对方最高领袖于死地的刺杀行动同样此起彼伏，众多特遣人员为此成为国家利益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


韩国684部队敢死队员与教官在实尾岛合影，他们最终沦为国家利益的牺牲品。

## 朝鲜扣押美国间谍船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青瓦台事件爆发仅仅两天之后，朝鲜和美国之间便爆发了“普韦布洛号危机”，朝鲜半岛局势一时呈引爆状态，韩国方面草木皆兵。

普韦布洛号原是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情报署的间谍船，全长53.8米，排水量约为900吨。该船当时装备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等各式侦探设备。

1968年1月23日，就在朝鲜敢死队在汉城（今首尔）遭到重创的第三天，伪装成民间海洋调查船的普韦布洛号第17次在朝鲜东岸的元山港外活动，距离海岸约12海里。朝鲜人民军海军舰艇要求这艘“国籍不明”的船只停船检查，普韦布洛号置之不理，朝鲜方面于是派出一艘猎潜艇、4艘鱼雷快艇追击。普韦布洛号虽曾试图逃离，但因速度不够快而被包

围。双方交火中，朝方3发炮弹击中普韦布洛号，当场打死一人，重伤3人。朝鲜人民军随即乘坐鱼雷快艇登上普韦布洛号，控制了驾驶室，一举俘获该船。

由于语言不通，强行登船的朝鲜人民军开始并不知道船上有多少美国人。一名朝鲜士兵拿出一张海图铺在桌上，画了一个大鼻子的洋人，然后在后面画了一个等号和一个问号。船长布克会后，写下了数字“83”。就这样，普韦布洛号连同其83名舰上人员落入朝鲜手中。

此事迅速震惊了世界。朝鲜官方称，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当时正在朝鲜领海从事间谍活动，被朝鲜巡逻舰发现并俘获。美国政府反驳说：普韦布洛号当时是在公海上收集电子情报，根本没有进入朝鲜领海，却遭到朝鲜海军的袭击。

## 韩国制订刺杀金日成的“獾作战”计划

对于来自朝鲜的刺杀威胁，韩国总统朴正熙自然恼火不已。为报一箭之仇，韩国当局决定组建一支同样是由31人组成的敢死队，潜入平壤“刺杀金日成”。此即当时鲜为人知、代号为“獾作战”的计划，獾善掘土，穴居山野，昼伏夜出。

根据朴正熙的命令，韩国中央情报局制订了周密的暗杀计划，由空军负责招募并训练敢死队员和实施暗杀任务。根据计划，接受特种训练的敢死队员将乘热气球飞到平壤上空，乘降落伞着陆后，再见机实施暗杀。

“獾作战”计划极端机密，空军把训练地点选在仁川西南部20公里处的实尾岛。该岛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，距大陆比较近，便于补给和监视。韩国军方把岛上仅有的一户人家迁走后，空军特种作战部队在岛上建造了各种营训设施，特战司令深伞兵军官金淳雄担任教官，岛上另外驻扎30名伞兵负责监视。

韩国当局挑选敢死队成员都要接受严格的“政审”，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“有强烈和彻底的反共思想”，最好有在朝鲜生活过的经历。

1968年4月下旬，韩国31名敢死队员进驻实尾岛。按照编制隶属韩国空军7069中队209特别派遣队2325特种部队，为便于隐蔽，这支分队对外称“684部队”。

在实尾岛上，31名敢死队员先后学习了跳伞、爆破和使用各种武器。他们能够使用斧子无声地干掉对手，在10米外用飞刀准确扎瞎对手的眼睛。此外，他们接受了野外生存训练，依靠捕食毒蛇和老鼠活下来。每次训练开始前，教官都会告知他们：“如果你们被俘，一定要引爆身上的炸弹，和敌人同归于尽！”

为了练胆和培养意志，敢死队员受到过不可思议的折磨，诸如把脑袋按进粪水中，和尸体睡觉，喝用人骨浸泡的酒

等。训练中的落后者经常会受到棍棒交加的体罚，甚至被子弹驱赶。很多人试图逃跑，但没有一个成功。被抓回来的人被关在只能容身的洞内接受各种拷打，并挂上“叛徒”的牌子，任由其他队员拳打脚踢。因不堪折磨，敢死队中先后有7人在集训中死亡。

经过三五个月的魔鬼式训练后，剩余的24名敢死队员被转移到韩朝边境的白翎岛上，等待出击命令。

然而，时隔不久，待命的684部队敢死队员却接到了终止作战的命令。原来，此时朝鲜半岛局势一度呈现缓和趋势，南北双方正在秘密酝酿着分裂以来的首次会谈。为了不影响良好局势，韩国当局叫停了箭在弦上的刺杀计划。

## 铤而走险发动暴动求自保

尽管对停止暗杀的命极端愤怒和不满，敢死队员也只得重新返回实尾岛，继续他们没有意义的集训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实尾岛渐渐成了被遗忘的角落。返回实尾岛不久，岛上的供给基本中断，每天的伙食质量越来越差，仅以面食充饥，冬天用来取暖的燃料也无以为继。24名敢死队员在绝望和孤独中艰难地守候。

由于只有极少数人知道684部队的存在，直到1971年，韩国中央情报局和空军高层才开始着手讨论其存废问题。新上任的空军参谋长在了解部队的由来后，立即下达解散命令。最后，为保险起见，韩国当局作出了“毁掉一切痕迹”的指示。

要被全体消灭的消息不胫而走，3年多来忍耐已达极限的敢死队员们最终被激怒了。队员们决定暴动自保，反戈一击。

1971年8月23日凌晨5时左右，敢死队员趁着站岗看守上厕所的空当，用早已藏好的刀具杀死监视的哨兵。随后兵分两路，一路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木棍铁条，摸进看守的宿舍击杀其余驻军，另一路夺取了岛上唯一的无线电台。最后，包括教官金淳雄在内的12

## “你能为国家再度拿起这把刀吗？”

实尾岛暴动一度使得韩国当局尴尬万分，朴正熙政府最初宣称是“遭到一伙身份不明武装分子的袭击”，企图把这次叛乱说成是朝鲜游击组织所为。出于担心朝鲜方面反弹的考虑，两三个小时后，韩国当局又改口说是“空军特种部队发生叛乱”。因无法向外界公开承认是暗杀金日成的秘密部队发生了叛乱，韩国国防部长和空军参谋长只好“引咎辞职”，以正视听。

此后多年，有关实尾岛暴动的真相一直被韩国当局刻意隐瞒。直到2003年12月24日，随着电影《实尾岛》的上映，当局则秘密地将他们的身份注销。

名看守被打死，其余的伞兵，有的因临时外出有事，有的则因躲在粪坑、岩石洞穴和岛上树林中得以逃生。

当天中午，夺取了武器的24名敢死队员进入仁川，敢死队员在松岛市郊区劫持了一辆公共汽车，逼迫司机驶往青瓦台，他们要讨个说法。

路经松洞车站时，敢死队员与当地警察发生遭遇战，两名警察受伤。枪声引来了附近的军警，枪战扩大，汽车也被打坏。敢死队员只得另外劫持一辆公共汽车继续前进。一路上，他们冲破数个由警察组成的检查站：直至冲到首都铜雀区的柳洋行大楼前，敢死队员才被韩国军方的装甲车和路障阻拦住，双方发生激战。

眼看已经无法继续前进，敢死队员要求与政府谈判。韩国军方没有理会，经过长时间枪战后，在下午2时40分左右，孤注一掷的敢死队员在公共汽车内引爆手榴弹自尽，20名队员和3名乘客全部死亡。枪战期间，有4名敢死队员弃车逃走，不久后被捕。军事法庭以涉嫌杀害哨兵罪、杀人罪等判处4人死刑，并于1972年3月执行。4个月后，朝鲜签署了《南北联合声明》。

由韩国商业片大腕康佑硕执导的《实尾岛》，投资800多万美元，创下韩国电影投资的最高纪录。韩国实力派巨星安圣基、薛景求等人的联袂主演，使得《实尾岛》刚一上映便轰动韩国。其中的台词“你能为国家再度拿起这把刀吗？”一度大为流行。

2004年2月，韩国国防部正式承认，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曾下令刺杀金日成。

学会尊重每一个生命，是任何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不可或缺的品质之一。只是很多时候，当权者以国家利益的名义，轻易就把鲜活的生命，供奉在了历史的祭坛上。

（据《文史参考》）